

SHENMI DE GUJING



神秘的古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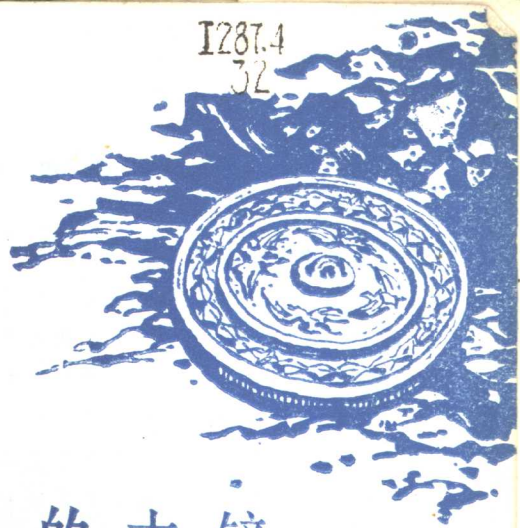
孔良

陕西人民出版社

书馆

I287.4

32



神秘的古镜

孔 良



陕西人民出版社



女子学院 0055525

神秘的古镜

孔 良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字数 91,000

1982 年 5 月第 1 版 198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0

统一书号: R 10094·367 定价: 0.39 元

目 录

1	松林坡里的古墓	(1)
2	古墓要炸飞了	(8)
3	一块发绿的铜片	(14)
4	才值六角三分	(25)
5	女官的名字	(29)
6	溅着金星的铜水	(35)
7	老相识	(43)
8	一个人有两个身影吗?	(51)
9	好朋友	(59)
10	蛛丝马迹	(65)
11	谁抢在先	(74)
12	偷运出境	(84)
13	急坏了蓝本斋	(92)
14	沾着人血的信鸽	(99)
15	紧张的半个钟头	(105)

16	篷布下的秘密·····	(113)
17	甩不脱手的糍粑·····	(119)
18	初入地下迷宫·····	(127)
19	卡人的龙颈·····	(137)
20	竹楼里打出的一枪·····	(141)
21	半夜的时候·····	(147)
22	咬人的狗是不叫的·····	(156)
23	多一个心眼·····	(166)
24	火枪的功效·····	(173)
	尾声·····	(180)

1 松林坡里的古墓

芭茅镇对面，隔着湍江河，有一座长满青青松林的黄土坡。坡儿不大，占地只有十几亩，可松树长得兴盛茂密，郁郁葱葱，远远看去，象是一团浓墨泼在宣纸上，好似一幅立意清新的国画，浓淡适宜。松林里，葬着许多古墓，有清代的，也有明代的，也许还有更久更久的，可谁也没有去考证过。

古墓增加了松林坡的阴森神秘感，加上林子里蛇多，镇上的孩子们都不敢单独来这儿玩，只有盘启是个例外，他今年十三岁，个儿矮墩墩的，长得一身板栗肉。象他的爸爸一样，十足的瑶族人的长相：高高的颧骨，眯细的眼睛，略略蜷曲的黑发，显得粗犷结实。

盘启是个抓蛇能手，什么毒蛇，在他手里都服服贴贴。最毒不过眼镜蛇了吧！一条七、八斤重的眼镜王蛇，竖起了扁头，口吹毒风，迎面扑来，他只需手拿一根扁担，就可以制服擒拿。镇上的老人说这孩子抓蛇的本领是天生的。其实，说“天生”是过头话，

盘启暗暗跟着捕蛇能手学绝招，胆大手快，熟能生巧嘛！

盘启把松林坡里的毒蛇抓了个十有八、九，附近生产队的羊群才敢到这儿来放牧，镇上的孩子也渐渐敢到松林里割草、拾柴、捡蘑菇。

今天，学校放暑假了，盘启到松林里来捡蘑菇，在山坡十字路口遇到了同班女同学——壮族的韦桂花。盘启不喜欢和女孩子搭腔，在他看来，女孩子们说起话来叽叽喳喳，做起事来拖拖拉拉，哭起鼻子来稀哩哗啦，简直一无可取之处。

可是，韦桂花就爱来缠盘启，瞧她在山路上一个劲儿呼叫：“达启！达启！等等我！”

“达启”就是阿启的意思，是盘启的小名，桂花叫起来还特别亲切，重音放在“达”字上呢！

盘启不得已停下脚步，等着她。桂花气喘吁吁地奔了过来，一开口就是连珠炮：“达启，等等我呀！我到松林坡，最怕蛇！喔唷！那吹风蛇（即眼镜蛇）……”

“蛇？不是早就抓得差不多了吗？”盘启英武地一挥手，不高兴地打断她的话。

“我……我还是怕、怕……”她指着黑森森的古墓碑。

盘启低头看看墓碑，上面刻着繁体的汉字：“大清显故父韦老大人荣福之墓”。他一屁股坐了上去，把竹篮往坟冢上一扔，斜睨韦桂花一眼，问：

“你相信鬼？”

桂花摇摇头，回答的声音可有些发颤：“不，不信。”

盘启教训开桂花了：“鬼是没有的，那是迷信！你又不是百岁老阿公，怕这些玩艺儿干什么？”

桂花被说得羞愧地点了点头，她是个性格和善的小姑娘，圆圆的脸盘，两只大眼睛离得远远的，眉毛又弯又细、墨黑墨黑，一笑挺妩媚动人，象一头漂亮温顺的小猫。

盘启见桂花被自己训得低下了头，心中倒也怜悯起她来。就从墓碑上跳了下来，拾起坟冢上的篮子，招呼道：“那好吧，我们一起走！”

只要前两天下一场雨，松林坡里准长满蘑菇。阴森茂密的树林里，湿润温和，松树根的腐木上，长满了一堆堆浅黄色的松蘑。采蘑菇，要细心，找到一个后，蹲下去，仔细地搜寻，旁边准有一堆。别看盘启性格急躁，干这种活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他都拿手。瞧，他找到了一堆才出土的嫩菇，伞儿还没有张开呢！这样的嫩菇肉厚味鲜，

拿它来炒肉片，开蛋汤，最美不过啦！

“桂花，快来！这儿有一大堆才冒头的！”盘启兴高采烈地喊道。

桂花轻盈地奔了过来，瞧见盘启脚下密密麻麻露着圆脑袋的小松菇，高兴得直嚷嚷：“那么多呀！”说着，蹲下采了起来，她的竹篮底还没装满呢！

桂花才采了两只，突然醒悟过来，说：“达启，我不能采，这是你找到的。”

“嗨呀！”盘启把自己装了过半的竹篮往她面前一摆，“这是大雨淋的，树根沤的，又不是我达启栽的！小里小气的妹仔家。”

桂花这才蹲了下去，刚采了一只，象触电似地把篮子一扔，“哟”地惊叫一声，跌坐在地上。

原来，从墓基的石洞里正慢慢地爬出一条吹风蛇。这条吹风蛇本来并没有发现这两个孩子，现在听见桂花一叫，倒警觉起来，立即竖起了前颈，鼓扁双颊，吐出红蚯蚓似的舌头，“呼呼”吹起毒风来了。

“妈呀！”桂花还在叫，盘启却挽起袖子迎了上去。

桂花一把拉住他：“盘启，你别靠近它，我阿婆说，吹风蛇喷出毒液，溅到眼睛里，眼睛会瞎掉的！”

盘启若无其事地笑笑，把桂花娇细的胳膊挡到一

边，顺手折下一根松枝，伸到竖起的蛇头前，逗弄起它来。

吹风蛇瞧着在自己眼前晃动的松针，更是生气，呼呼地吹得更响。盘启逼近了两步，松针抖动得更厉害。吹风蛇被激怒了，对准松针狠狠地咬了一口。盘启立即扔掉松树枝，眼明手快，左手抓住蛇尾，右手顺蛇身一捋，直捏到它的下颌。吹风蛇被迫张开嘴，舌头无力地后缩，身子挣扎着在空中卷了几圈，蛇尾搭到盘启手臂，迅速作螺旋状紧缩，死死地缠在他的臂上。

盘启瞧着吹风蛇冷笑了两声，帮着它把无力下垂的尾巴在自己手臂上缠完最后一圈。

桂花早就吓得用双手蒙住了眼睛，到听见盘启奚落地说道“好了，好了”的时候，才松开手，睁开眼睛。

“带手绢了没有？”盘启满不在乎地问。

这倒给他问对了，桂花掏出了一块花手绢。洁净的小手绢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皂味，上面印了两只小鸡啄米的图案。盘启叫桂花给吹风蛇扎上“蒙面袋”，桂花的两只手老打着颤颤，怎么也扎不起来。

盘启不满地咕哝了一句，接过手绢，用牙齿帮着左手，挺灵巧地打着结，把蛇头扎了个严严实实，手

绢上的小鸡图案正代替了蛇头。本来是毒蛇吃小鸡，这么一扎，仿佛是小鸡在啄毒蛇啦！

从松林坡底下走上来一个人，盘启一见，挺亲热地奔了过去，扬起手里逮住的吹风蛇喊道：“黄伯伯！”

走上来的是公社水利干事黄得水，四十八、九的年纪，宽脑门，大耳朵，长着一对和善的眼睛。他最喜欢和孩子们玩，总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孩子们，这就赢得了孩子们的好感，尤其是象盘启这样有时顽皮得遭到大人骂的“皮鬼仔”，觉得黄伯伯没有大人的架子。现在，盘启一见他，就象见着老朋友似地迎了上去。

“黄伯伯，瞧，又抓了一条，你猜有多重？”盘启把蛇头往黄得水鼻子底下一晃。

黄得水装做十分害怕地把头一偏，沉吟了一下回答：“有斤把吧？”

盘启摇摇头纠正：“不，九两五。”

黄得水哈哈大笑起来，道：“鬼仔，我看你抓蛇抓成精了！”

盘启听到赞扬的话，自然十分高兴，把蛇从手臂上解下来，递给黄得水，说：“给你泡酒治风湿！”

黄得水没有推辞，接了蛇道：“伯伯老是收你抓的毒蛇，可没有什么东西好还你哟！”

盘启不以为然地把头一偏，道：“瞧你，蛇是松林坡里长的，墓底下石缝里钻出来的，又不是我盘启家里养的，别那么……”他差一点把“小里小气的妹仔家”也说了出来。

“伯伯，你来松林坡也采蘑菇吗？”桂花稚气地问。

“不，”黄得水指着松林坡，“我们是来埋炸药的，地区来的工程师说这儿可以搞定向爆破，能给水电站工地节省不少人力呢！”

顺着他的手看去，韦桂花和盘启看见大队民工正扛着铁锹，挑着炸药箱，走上坡来。

2 古墓要炸飞了

松林坡下的湍江河上，水电站动工已经好几个月了。湍江河是条奇特的河流，它的名字与众不同。说它是“河”吧？又叫“江”。说它是“江”吧？尾巴上偏加上个“河”。原因是这条三十来公里的河道，发源地是个大地下溶洞，溶洞的上头是崇岭连绵的大山。一场大雨，上游千山万岭的雨水汇集到一点，从洞里涌出，再加上沿岸的跑山水，湍江河的河面可宽达几百公尺，汹涌奔腾，浩浩荡荡，称它为“江”是毫不夸张的。但是，一到晴天，洞里的水骤然减少，沿岸的山涧也全干涸，河面就变窄到几十公尺，叫它为“河”，倒也名副其实。所以，芭茅镇的居民给它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名称：“湍江河”。

湍江河以南一里，有一座石山象屏风一样矗立在那里，芭茅镇的人将它称做“翠屏山”，山南面就是国界。近几年来，越南小霸患了扩张狂，利令智昏，竟声称芭茅镇自古以来应是他们的领土，不断制造边界纠纷。他们的宣传工具不遗余力地喊叫，凡是木棉

花开的地方都是中国明朝强占去的。木棉花一直往北开到南宁、柳州呢，照他们的强盗逻辑，广西、广东以至整个祖国南疆都应划入他们版图罗！

芭茅镇的孩子们都晓得小霸关于“木棉花”定国界的强盗理论，盘启和小伙伴到翠屏山放牛，隔着界桩有时可遇见那些小霸公安屯的虾兵蟹将，盘启就奚落地喊道：“喂！你把木棉树种到北京去吧！”

那些坏蛋装腔作势地直拨拉半自动步枪的枪栓，想吓唬吓唬孩子们。盘启可不吃这一套，继续喊：“怕北京冬天下雪，栽不活吧！”

放牛的孩子一阵哄笑。

坏家伙们恨得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可是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孩子们背后有解放军边防部队的巡逻哨呢！解放军叔叔手里的半自动不是吃“素”的，再说这里的少年，多半会摆弄火枪，也会找机会摆弄半自动，真给他一支，五十米内，说打你鼻子，最多也就偏到嘴巴，不死也够你受的了！

边界上的孩子就是这样！没个虎胆还敢来放牛？翠屏山这边的寸寸土地，根根茅草，都要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我们不来放牛，那不正好让小霸来侵占吗？

盘启这样想，盘启的爸爸更这样想。在他的提议

下，公社党委决心在松林坡前面修一条拦河坝，这样，就可以涝时防洪，旱时灌溉，同时利用湍江河河水落差，建立一个四千瓩的小水电站，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动力，把边疆前哨建设得更美好。

松林坡上的土石能起到“锁”住湍江河这条“野马”的作用，炸了它，抵得！盘启想。

古人选择松林坡作为葬地不是没有理由的。松林坡高高耸立在河岸边，湍江河河道在这儿特别狭窄，坡高河深，形成了一个自然排水沟，葬在这儿，干燥高爽，保存的年代会长久一些。

现在，要把这些无名的墓葬迁走，把松林坡炸平，填到湍江河里去。想着这轰轰烈烈的壮举，盘启摩拳擦掌，心里直痒痒。

几十个民工听着墓主的吩咐，作迁坟的工作。另外几十个民工在地区来的水利工程师的指点下，挖爆破坑道。另一些民工正在砍树。

盘启向一个民工讨了一截细麻绳把吹风蛇扎好，放在黄得水脱下的外衣袋里，问：“黄伯伯，这一爆炸，坡上的松树不是全没了么？”他想着与他经常打交道的吹风蛇与蘑菇，心里不无遗憾地问。

“那就要靠你们少先队员来栽罗！”黄得水说，“过几年，树长成了林，照样长蘑菇，照样藏毒蛇，好

让你来抓。”黄得水似乎猜透了盘启的心思，笑着拍拍盘启的肩膀。

盘启不响了。不知怎么的，他忽然想起了一件曾经听街上百岁公说过的事：这松林坡的坡中心，埋葬着古代、很古很古年代的一位土司，坟墓里藏了许许多多金银财宝。他悄悄地拉了拉黄得水的衣袖问：

“黄伯伯，听说这坡底下，最底下，有一只铜棺材，是古代一个土司的，里面埋着珍珠玛瑙、金银元宝，是吗？”

黄得水瞧着孩子睁得象龙眼核一样圆的黑眼睛，那眼中流露出认真的神色，不禁又哈哈大笑。黄得水在这一带不能不说是一个万事通晓的“大能人”。碰到上级来人检查工作，公社总是派他陪同领路介绍。他呢，在见面介绍时，也习惯地说：“黄得水，这一带的万事通。这儿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洞，都象我手心里的纹路，熟悉极了。”他这么说的时侯，态度平和，一点没有夸耀的口气。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在这国界线两边，他熟极了，除了人所共知的大路，还有大家不知的羊肠小道、溶岩暗洞，他都了如指掌。

湍江河的上游是崇山峻岭，河水发源的“龙潭”上是一座陡壁千尺的悬崖。这座悬崖方圆几十里，四

周全是直上直下的绝壁，当地的社员叫它“芭面岩”。

“芭面岩”的险峻，不是用语言可以形容的。打个比方吧，好比平地上放了一只三、四百公尺高的茶杯，除了石壁上有些老藤攀援而上，别说人走的羊肠小道，就是连黄猢、岩羊踩脚的地方也没有。然而，就在这黄猢、岩羊爬不上的石壁后面，发现了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冬天地质部遥感探测队，派了一架直升飞机来芭茅公社用红外线遥感找地下水，顺着湍江河直测到“龙潭”。在这儿，仪器感应得特别厉害，不用说，这儿地下水贮藏十分丰富。飞机沿着芭面岩继续考察时，把芭茅公社党委副书记，也就是盘启的爸爸盘山龙捎上了。当飞机在芭面岩上空飞行的时候，盘山龙突然发出惊叹：“怎么搞的！这儿有森林！停！停！”盘山龙惊讶得忘记自己是坐在飞机里，以为能说停就停。

直升飞机慢慢地降落在芭面岩顶，原来这个“大茶杯”不是平顶，而是“凹顶”，里面竟是一片千百年来未经人们发现的原始大森林。

这原始森林的秘密，“万事通”黄得水也是才知道的，虽然芭面岩就在边境线上，解放前，黄得水在